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Newsletter 季刊

2007年夏季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六八九七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發行單位：社團法人中國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發行人：團長李永然
 總編輯：副團長馮曉原
 主編：朱延昌
 專案企劃：藍仲偉
 駐泰領隊：賴樹盛、專案執行：黃婷鈺
 會計：莊雯璇
 美編：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3號4樓之3
 電話：(02) 3393-6900 傳真：(02) 2395-7399
 網址：www.tops.org.tw
 E-mail：tops@cahr.org.tw
 劃撥帳號：18501135
 戶名：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本期發行日期：中華民國96年6月1日

國內郵資已付
台北杭南郵局
許可證
北台字
第15476號

TOPS台北辦公室

招募志工

一、行政志工：

1. 服務內容：協助一般行政工作，如連貼季刊名條、整理捐贈物資、文字資料整理、網頁更新內容、不定期活動...等，視個人專長與能力協助不同行政工作。
2. 服務時間：即日起(服務星期一至星期五可依志工時間而定)。
3. 服務時段：可自行排定時間以下三個時段選定：
 上午時段：9點--12點
 下午時段：2點--4點、3點--5點。
4. 志工條件：
 A. 年齡：18歲以上
 B. 性別：男女不拘
 C. 學歷：高中以上

二、專案志工

1. 服務內容：義賣品設計與行銷、海報/文宣設計、撰寫新聞稿(國際事務、人權、人道援助、難民等議題)、校園宣傳活動規劃與執行、攝影、拍攝紀錄片、影像多媒體製作。
 2. 服務時間：依照專案活動時程排定。
 3. 志工條件：大學以上，具行銷、傳播媒體、資訊管理、活動企劃、媒體公關、攝影等相關科系與專長者。
 4. 報名資料：個人履歷。
- 三、電話：(02) 2393-3676 *22
 傳真：(02) 2395-7399
 四、聯絡人：TOPS 專案企劃 藍仲偉
 五、會址：100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23號4樓之3
 六、E-mail：tops@cahr.org.tw
 TOPS徵求商家協助擺放季刊(3月、6月、9月、12月)和DM，有意者來電請洽藍先生
 電話：(02) 2393-3676*22

苦難的人們， 有TOPS一路在陪伴

文/中國人權協會 李永然理事長

2007年，是聯合國難民署訂定6月20日為紀念世界難民日的第七年，也是中國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簡稱TOPS)參與國際人道援助難民與戰後重建工作的第二十七年。在每年的世界難民日，世界各地都會透過不同方式活動的進行，讓世人了解全球難民的概況，進而關注與關懷世界難民的困境。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更身為國際人道援助工作者的TOPS亦不例外，在每年的620世界難民日期間，均會與世界同步舉辦各式活動，藉以喚起國人共同關心全球難民的悲苦處境。

關心難民，TOPS責無旁貸

或許有人會問道：為什麼要舉辦這場世界難民日的活動？而這世界難民日與TOPS有什麼關聯？甚至又與中國人權協會有什麼關連呢？

由於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爆發了八十多次戰爭或衝突，造成大規模難民潮，難民數量高達2000餘萬人。無論戰爭是出於政治、或經濟、或種族、或宗教等原因，它所帶來的毀滅性破壞，對所有人類而言都是殘酷與悲哀。而最

逐一完成階段性的任務，然而TCRS長期紮根當地的能量，並未因泰東邊境難民營陸續關閉而就就此結束，反而是在1994年擴大改組為「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延伸服務至中南半島以外甚至非洲等國，其設想以協助海外落後、戰後國家之重建與援助，並服務因戰亂流亡異國難民為宗旨。

TOPS歷史，一路陪伴難民的真實記錄

TOPS的歷史可以說是一路陪伴難民的真實記錄。改組後的TOPS，服務觸角不斷地延伸，從早期的物資發放、急難救助等項目，到難民的職業訓練、難童教育、貧病營養補助等，TOPS從艱苦的工作環境中，一點一滴吸收寶貴經驗，在服務中學習與成長。TOPS的足跡，至今已遍及非洲的盧安達、坦尚尼亞、肯亞、柬埔寨以及目前服務的泰國等國，服務的對象超過85萬人次。

1995年，TOPS與比利時機構Handicap International(HI)合作，派員至非洲坦尚尼亞北部難民營協助殘障難民安裝義肢，並協助辦理營區衛生計畫，為期一年半。同年，TOPS亦與法國機構Action Nord Sud(ANS)合作，在

教育工作人員的教育專刊，為期五年。此外，在泰緬邊境方面，1995年，緬甸軍事政權攻克甲良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的主要據點，引發大批難民潮，十萬餘人逃至泰國尋求生存安全的保障。由於早期TCRS在泰東邊境難民營提供的人道援助服務曾受到泰國內政部(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OI)的高度肯定，泰國政府乃於該年邀請改組後的TOPS協助處理泰緬邊境難民事務。TOPS秉持人道精神，接受泰國內政部之邀，遂於1996年起成立泰國工作隊開始在泰國Mae La、Umpiem Mai及Nu Po等難民營提供人道援助服務。

由於難民營內難民使用營區周圍的各項自然資源，造成週邊村落自然資源使用的排擠效應，加上各國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將資源多投注至難民營，更顯得營區與週邊

部落資源的不對等。1997年，泰國內政部(MOI)乃請求各國NGO同時協助泰國偏遠村落。迄今，在泰緬邊境難民營以及偏遠山區，TOPS已經執行過如下計畫：(1)泰國偏遠鄉村教育援助計畫；(2)高等教育獎學金及學生宿舍計畫；(3)難民營兒童教育援助計畫；(4)難

教育工作人員的教育專刊，為期五年。此外，在泰緬邊境方面，1995年，緬甸軍事政權攻克甲良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的主要據點，引發大批難民潮，

2007年，TOPS正在推動「泰緬邊境部落小學共築計畫」，協助泰緬邊境山區甲良部落學校，以倍力(empowerment)營造有效學習的環境、甲良教師的持續進修、各項助學活動的構思舉辦、定期的監督與視察等；並提供校舍修繕、學童膳食、文具提供等協助。

善用每一分捐款，繳出亮麗成績單

在跨國人道援助發展早已成為國際潮流與體現國家實力的今日，TOPS年輕團員承先啟後地投入，絲毫不遜色地讓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在人道救援的國際版圖上並駕齊驅，展現台灣的愛心與實力，贏得國際友誼，甚至曾與聯合國所屬重要機構如聯合國難民署(UNHCR)、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合國發展基金會(UNDP)以及世界糧食組織(WFP)等建立起實質的合作關係，體現國際互助合作與資源分享的精神，更為台灣的民間外交遞出實質的成績單。

這些服務的成果，最要感謝的是台灣無數善心民眾，因為有你們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們在實際參與難民援助的服務過程中，堅持了下來。持續募集國際人道援助基金，不僅是讓服務工作得以持續發展的命脈，更是讓台灣參與國際人道援助層次不僅限於

慈善與施捨，而是進一步提升至積極參與。此外，當然也要歸功與感謝歷年來站在服務第一線的志工，他們本身擁有很高的學歷與條件，更有能力在企業的競爭市場成為佼佼者，但他們卻放棄高薪、高職的工作機會，秉持自己的理想與信念，選擇人生另一條不同的路。

慈善與施捨，而是進一步提升至積極參與。此外，當然也要歸功與感謝歷年來站在服務第一線的志工，他們本身擁有很高的學歷與條件，更有能力在企業的競爭市場成為佼佼者，但他們卻放棄高薪、高職的工作機會，秉持自己的理想與信念，選擇人生另一條不同的路。



年紀這麼小的女孩，就得幫家中照顧更小的孩子，讀書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

巧，使其生活獲得改善。「自立」是TOPS所有發展計劃的終極目標，在與當地政府、其他人道救援組織以及社區團體的合作之下，將援助方案建立在其專業以及實地工作人員的專業基礎之上，是達成這個目標的理念與方法。TOPS致力於串連其他國際組織，在精密的分工之下，專精於加強教育文化傳承與社區發展，為難民鋪出一條條未來回家的希望之路。

跨國人道援助，乃台灣參與國際社會最佳途徑，更是體現世界一家精神最精彩的呈現，台灣在這條路上，還有很多值得付出和需要努力的空間。TOPS憑藉著過去國際援助的經驗和成績，將延續並擴展過去的救援業務，繼續秉持人溺己溺的精神，為世界上流離無助的難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協助。這樣的投入，除了體現人道精神和盡一份身為國際公民的責任外，並可讓台灣在國際人道援助上，與許許多多的先進國家同步，贏得國際友誼。不論短期或長期的工作計畫，我們除了經費的投注，更不遺餘力的對TOPS服務的對象和所在的國家或區域的相關單位和夥伴，提供知識和技術方面的轉移，因為，我們相信，唯有讓受助者學習如何自助，並建立獨立生存的資源與能力，方是人道援助計畫能持續的長久之道，也唯有確實培植難民具備「獨立」與「自立」的能力，方能幫助他們返回家鄉後可以落地發展，步入常軌，進而早日實現TOPS所許下「未來世界無難民」的終極心願！

2007年，已是TOPS參與難民援助工作的第二十七個年頭，在這逾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TOPS以台灣民間組織的形式，從無間斷地參與國際社會的難民援助事務與戰後重建工作。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可以讓資源日益短缺、善教不足的問題，令社團一路陪從難



大的受害者就是平民百姓，因為戰爭，造成他們遭受失去親人的痛苦，且毫無選擇地成為難民。

基於本會的宗旨與使命，

「人權是與生俱來的權利，尊重人權讓每個人皆能有尊嚴的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角落」，為了保障難民最基本生存權與人性尊嚴，本會在1980年成立「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Thai-Chinese Refugee Service, 簡稱TCRS)」(也就是TOPS的前身)，在當時，TCRS號召了一群熱血的青年朋友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以派遣志工與物資捐款等方式，到泰緬邊境各難民營提供各項服務，援助當時因逃避共黨迫害而逃離家園的中南半島難民。

從早期針對華裔難民的急難救助做起，到轉型為協助難民遣返與戰後重建工作，自1992年至1993年期間，TCRS參與了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難民遣返計畫，大約有375,000名柬埔寨人，藉此得以返鄉，開始新的生活。隨著泰柬邊境中南半島難民順利重返家園，TCRS



小女孩眼神中散發出來的是對求知的強烈渴望。

肯亞西部Kitale地區進行泉水保護計畫，由TOPS資助和協助當地居民建設泉水保護區，改善取水環境及飲水品質，降低居民疾病的感染率，附近居民約二萬人及其後世子孫皆受益。在此同時，TOPS也在北部的蘇丹難民營提供針對盲人的社會服務，為期一年半。

1996年，TOPS於肯亞西北部Turkana地區，臨近蘇丹邊境的Kakuma難民營，針對該營弱者中的弱者——殘障難民，與國際知名的美國救援機構IRC(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合作盲人重建計畫，針對盲胞提供盲人醫療、生活技能、點字課程與職業訓練，並對其他殘障難民提供社會服務。

1996年對於TOPS而言是極具意義的一個年頭，除了上述在非洲國家的援助工作外，TOPS的柬埔寨工作隊以及泰國工作隊均在是年成立。柬埔寨工作隊，自1996年起，至柬埔寨甘拉省大島縣推行「資源學區教學資源分享計畫」，為期四年；至柬埔寨金邊市進行遊民家庭職訓計畫，包括遊民返鄉後的追蹤輔導，為期三年；與柬埔寨教育部合作，發行針對小學

民營弱勢族群之社會服務與自立更生計畫、緬甸邊境之緊急援助計畫。各項計畫的執行成效不僅深獲MOI讚許，更在與聯合國難民事務署(UNHCR)，以及泰境難民事務處置協調組織(CSSDPT)等國際救援組織充分合作下，彼此建立了良好情誼。

2005年，TOPS與甲良文化與環境保護聯盟(Karen Network for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KNCE)、泰國非政府組織(Plang Thai)、荷蘭難民援助組織(ZOA refugee service)、美國非政府組織綠色培力(Green Empowerment)，協力合作組成「邊境綠色能源小組」，共同推動邊境綠色能源發展計畫(Border Green Energy Project)，為泰緬邊境偏遠地區引進包括水力及太陽能發電等綠色能源，將光明帶進泰緬邊境，點亮深沈的黑夜。

2006年，TOPS與緬甸移民教育組織(Burmese Migrant Worker Education Consortium-BMWEC)合作，推動「緬甸貧童教育服務專案」，協助泰緬邊境內各個移工社區的「緬甸移工子女學校」，提供文具、學童膳食、環境改善、師資培訓的提升等全面性的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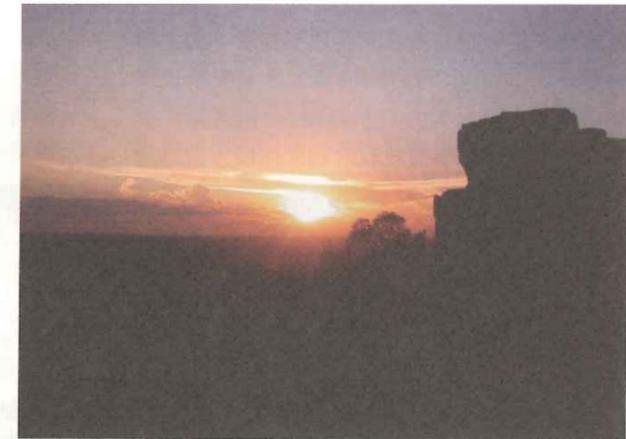
二十七年來，TOPS實際參與難民援助的服務經驗，因為目睹太多無辜人民的生離死別，使我們深刻瞭解TOPS所能做的對於數百萬計受難民眾而言仍遠遠不足，即便如此，TOPS在無數台灣善心民眾的支持與鼓勵下，堅持了下來，我們始終如一陪伴著難民走過那痛苦與悲慘的歲月，除了設法使難民維持基本生活需求外，並持續協助他們重建自己的美麗家園，更重要的是，如何讓這些有家歸不得的族群，維持基本人權，持續保有文化與尊嚴，以前瞻性的視野，規劃他們的未來發展，是生活安頓後更迫切的問題。

TOPS展望目標，難民自立，未來世界無難民

TOPS從不認為可以永遠協助任何一個地方，重要的是要幫助這些難民自己站起來。TOPS相信，「自立」的程度是衡量任何發展計畫成功與否的最佳標準。而「自立」意指，計畫最後要由計畫參與者來延續，其形式可以是以經濟獨立為目的的小額創業及合作發展計畫。透過教育計畫，授與參與者健康、識字以及專業技能等方面的知識與技

術，堅持了二十七年之久，我們靠的，是TOPS所秉持對於苦難人們那一份關懷，我們靠的，更是台灣廣大善心民眾長年的支持與相挺。若沒有這麼多善心民眾的慷慨解囊，提供TOPS最實質的資源與幫助，我們即使再有心，也只能是空談！因為您們，TOPS可以做得這麼多，這麼好！我們也期盼，善心大眾能夠繼續給予TOPS支持與鼓勵，我們相信，在您們的愛心與監督之下，TOPS與可敬的台灣人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出更多積極實質的貢獻，可以為這個地球，勾勒出更美好的將來！

TOPS



TOPS期盼能夠為難民帶來更多希望的曙光。

喚起人性的關懷 世界難民日



今年已是第七屆世界難民日，全球仍有千萬平民生活在戰爭與迫害的陰影下。他們成為流落異國失根的難民，或成為無依無靠的無國籍者，甚至成了在自己國家裡流離失所的飢民。

聯合國大會於2000年決議通過，將每年六月二十日訂為世界難民日。就如同母親節提醒了我們母親的辛勞與偉大，希望世界各地因戰爭或迫害而流離失所的難民，也能在一個特殊的日子裡被人們記起。

每年的世界難民日，聯合國不僅頒發獎章表揚對難民協助有卓越貢獻之個人或團體，並設立不同主題表達對於難民事務的關切。同時，各國政府與民間組織並以舉辦會議、演講和藝術表演等活動，來突顯戰爭與迫害受害者的困境，並藉此喚起國際社會給予世上各個角落的難民一份關懷與協助。

一般人認為難民只能被動地接受外界援助，但事實卻不然，他們只要得到一些支持與協助依然願意照護好自己，並將能再次為全人類未來貢獻己力。唯有經歷過流離失所苦難的人們，最能夠體會「安定、和平」的真諦，且願意珍惜得來不易的幸福。透過更多的關懷與理解，才可能消除難民產生的根源——征戰和迫害。

國際社會的任何政府與人民，都應該要盡可能保護難民，並且協助她們度過難關，這是作為世界公民必須積極承擔的責任，不僅必須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更應該秉持悲天憫人的情懷，傾聽他們的心聲，並對他們伸出援手。

圖 / Maung Maung Tinn (緬甸難民畫家)

World Refugee Day 620世界難民日

讓我們同世界一起 「傳播愛與希望，點亮生命的火光」

戰爭，迫使難民流離失所
帶走了他們的未來與希望
帶來了漫漫無止境的黑夜

敬請踴躍參加！

620世界難民日系列活動

活動日期：2007.06.09 (六)	活動日期：2007.06.19 (二)
活動時間：14:00-16:00	活動時間：19:00-21:30
活動地點：黎明文教基金會	活動地點：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
活動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98巷22號4樓	活動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7號3樓
活動內容：【難民專題講座】 跨越國界的感動，泰緬邊境的志工服務 主講人：朱延昌 (中國人權協會副秘書長)	活動內容：【慈善祈福音樂晚會】 醫聲弦樂四重奏 中央合唱團
【免費入場，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活動詳情及報名預約，請洽主辦單位】

活動詳情及報名專線，請洽詢：(02) 3393-6900分機22 聯絡人：藍仲偉

27年來，TOPS足跡遍及非洲
肯亞、魯安達、塔尚尼亞
柬埔寨和泰緬邊境
陪伴著難民走過那痛苦與悲慘的歲月

在未來
難民兒童的希望工程
更需要您的關懷與行動
為即將到來的黎明播下火種
開啓他們的生命亮光

指導單位：外交部
主辦單位：中國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
協辦單位：台北忠誠扶輪社、台北市國際傑人會、
台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自然集團玉觀軒翡翠珍藏館、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首機網路公司

您的行動支持，

是我們一路堅持下來的力量！

郵政劃撥戶名：中國人權協會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郵政劃撥帳號：18501135

圖·文/黃婷鈺 (TOPS專案執行)

我們是緬甸來的人

We are people from Burma.

「在緬甸軍政權(SPDC)掌握權力之後，所有的情況變的更糟了。以前即使我們Mon族人很窮，還是可以勉強生活下去。當然有一些人還是去了泰國，但是沒有像現在這麼的多。」

「爲什麼會這樣呢？斯歐(Soe)？」

「緬甸的物價變的非常的貴，還有繳不完的稅金和規費。」斯歐回答。

斯歐逃到泰國之前，他們的家在緬甸一個村子裡，擁有一間小雜貨店。「如果我賺了1000Kyat(近1美金)，至少有700Kyat都會到緬甸軍手裡。」「到底有哪些稅金和規費呢？」

「唉阿！怎麼說呢…」斯歐笑了起來。「有太多種啦！腳伏費、鐵路費、勞工費…，鐵路的規費是最貴的，一年要1000Kyat。腳伏費，從100、50、70Kyat都有，看他們要多少。」

「那如果繳不出來呢？」「我們會被帶去替緬甸軍隊搬運東西。」克要(Kyaw)回答，他站在旁邊沉默已經許久。「然後我們就在被鞭打或射殺的陰影之下，緬甸軍要我們走在軍隊的最前線，把我們的身體當作地雷探測器和士兵的掩護。」「不然我們就是被帶去修築鐵路，那裡通常離家裡好遠。他們不斷鞭打我們，我們不會得到足夠的食物和水，甚至要自

己解決吃的問題。」斯歐說。

「那腳伏費到底是要做什麼呢？」「那其實是...緬甸軍需要勞工去幫軍隊搬運補給品和軍火，而我們必須要付錢讓他們徵勞工。如果我們付不出來，我們就得去作腳伏。」斯歐說。

「在泰國就沒有這樣的規費要繳了...」，「對阿 我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克要說。

「在泰國，你有自由。在緬甸，沒有自由。」斯歐認真的說。

緬甸童工在美索

在泰國地理位的最西點，最靠近緬甸的美索鎮(Mae Sot)，隨處可見來往的緬甸人：是市場的魚販幫手，啣和著不太標準的泰語；是面對工廠裡一排排縫紉機的女工，夜以繼日的轉著紡球，領著超時每小時工資7泰銖的薪水；是鎮外的務農人；頂著烈日，賺取一日不到100泰銖的收入。

這些緬甸人的孩子，年紀比較大一些的，有時頭頂著一籃青菜到處兜售；有時在鎮中心拎著大麻布袋，撿拾回收物；有的時候就站在便利商店旁，等著過路人給一些零錢。也可以看到較大的孩子帶著較小的孩子，在街上成一小縱隊的走過。以拾荒爲生的婦人，推著一小車的拾荒物，用雙腳在街上一遍遍地走著，隨時注意有無泰國警察的蹤影。小車的另一角用布綁著，躺著一個好奇的睜著眼睛的嬰兒。

在這裡看見緬甸孩子在「工作」，並不是稀奇的事，許多的國際組織和研究機構已做了研究報告，指出美索地區的童工使用情形嚴重。雖然對於童工，國際機構間有不同的認定年齡，工作的形式和範疇也有許多模糊地帶；很多時候，大部分的人不會知道實際情況，主因是孩童不懂得適當的表達他們所遭受的不公平。在泰

國，未滿15歲是不被允許工作的，當然也不會有資格申請工作許可。於是，在大批的非法工作者裡，這一群小小童工，面對著

愛(Aye)的童工生涯

愛(Aye)，出生在一個緬甸東北邊境少數民族區域的小鎮。在年紀還很小時，因為家裡窮，她在緬甸成衣工廠開始了童工的生涯，幫忙家裡賺取多一些收入。有一天，這個工廠被勒令停業，愛也沒了工作。隨之而來的是愛的父親的過世，這讓愛的家庭陷入更大的困境。於是，雖然完全沒有熟識的人，媽媽還是帶著她，越過了棉亞瓦帝(Myawaddy)的友誼之橋，來到泰境美索鎮，試圖找到更多維生的機會。

之前成衣廠的工作經驗，讓愛很快地在美索的成衣廠找到了新工作。可她面對的工作環境是極端辛苦的：一週七天，每天超過12小時的工作，全都待在擁擠的工廠；過長的工時也奪走了她的健康，帶來經常性的頭痛和背部的扭傷。

愛在緬甸讀完了小學，可她不想去繼續進入中學讀書。現在她只想要好好幫她的母親賺到足夠的錢，寄回緬甸給幫忙撫養其他三個兄弟姐妹的親戚。

然而，一週300泰銖的收入，讓愛遲遲無法完成這個心願。童工的薪資遠低於其他的工人，愛有時候不小心剪壞衣服，會得到被扣除500到1800泰銖的懲罰。僱主提供給愛食物和飲水的費用，也從薪水中扣除。愛也必須要支付成爲外籍勞工的工作證和身分證等的註冊費用，由於未滿15歲不得取得工作資格，雇主替她弄了假的身份證，也虛報了她的實際年齡，同時扣留愛所有原本的身

證明文件。在美索鎮上，對於像愛一樣的年輕勞工的挑戰，還有更多。愛說她經常遇到販毒份子強行敲詐、勒索她，覺得在這樣的

地方工作和生活，很不安全。

儘管有這麼多的困難，愛還是選擇繼續留在這裡工作，她在美索賺到的錢，還是比在緬甸境內來的多。她說希望所有的工廠都可以搬到緬甸那一岸，可以在那裡得到和在泰國一樣多的工資。

愛想念她幼小的弟妹們，說她有一天夢見了，他們又可以一大家子團聚在一起生活了。她很快的又說，只要存夠一些錢，能做些小生意，她就會回到緬甸去。

得來不易的學習

在泥地上鋪個蓆子，搭個簡易的竹棚，召來住家附近的緬甸孩子。一個緬甸人拿起筆，翻開從市場買來的書，唸給孩子聽、帶孩子一起唸、教孩子寫緬甸字母、學認字。隨著父母工作的孩子，可以有時在幫忙家計之餘，晃到這裡，聽聽大家說話，學學認字。父母在出門



老師與小朋友一起拿起色彩，塗抹出心目中的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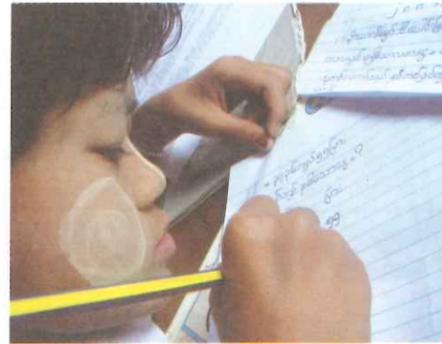
工作時，會想把幼小的孩子送到這裡，因為這裡會有人幫忙照顧。三不五時，緬甸孩子的父母，會帶來幾根香蕉，或一些高麗菜及用品，給照顧這些孩子的人和其他孩子。

一些過路客看見了，下次會拿一些鉛筆或紙張給孩子塗抹。

在這裡，願意拿起筆，教導孩子認字的，或願意帶著孩子念故事的，我們就稱他爲老師。不會有人去過問老師有沒有受過正規的教師訓練。一般而言，很多緬甸來的人，基本上沒有受過很多教育的。能唸到10年級，就會被認爲能夠負擔起教學的責任。

緬甸的移住人口(Burmese Migrant Workers)中，有大量的孩童是隨父母到泰境，或在泰境出生。估計有超過10萬名的15歲以下的孩童，他們隨著父母到處打零工，或是待在路邊臨時搭建起來的簡陋住所；這一群緬甸來的孩子，由於和泰國語言文化的不同，基本上被拒絕在泰國正規教育體系之外。多數的緬甸家庭亦負擔不起孩子赴泰國學校就讀的花費。

上述的小小私塾學校，最初是由緬甸社區自行慢慢發展的。到2006年底，美索地區這樣



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緬甸小朋友格外珍惜。

的緬甸小學校(Burmese Migrant schools)，有近60所。絕大多數提供小學程度的課程和少數提供進一步的教育機會。因為這樣而有多了些機會接觸讀書、寫字的小朋友，將近有6000人。這些孩子，當然只有美索地區超過2萬名緬甸失學孩子中的幸運

少數。

新血緬甸小學校

離美索鎮不遠的一間名爲新血(New Blood)的緬甸小學校，我曾遇見一位緬族(Burman)流亡畫家。初次與他見面是在鎮上的一個緬甸流亡畫家的展覽場域。畫家很早就來到泰國，先待在邊境的難民營裡，而後想了法子到鎮上討生活。後來的相遇，起因於頻繁的訪視新血小學校，提供一些基本的學習用品，了解學校情況和提供學童營養午餐。

畫家每天在小學校教孩子畫圖和勞作，新血小學校的孩子，從3-14歲的都有，也有不少超齡的孩子。每天此起彼落的朗誦聲，像在比賽大合唱一樣吵雜，大部分的小學校都沒有能力分級上課，就連校舍較好的新血，也只有簡單的分級上課。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學習語文類的課程。除了緬語，還要學習自己的族語、泰語，和英語。小小的年紀，這是個不容易的挑戰。

每天在學校，畫家準備了友人捐贈的小畫筆和水彩顏料，在一遍又一遍的背誦聲中，和孩子一起拿起色彩，塗抹出心目中的家園、兄弟姐妹，和有好多好朋友的緬甸小學校。畫家告訴孩子，畫畫不像是背書，你不用擔心有沒有得到滿分。畫畫也不像是學寫泰語，你想要哪裡多一瞥、少一角，都沒有關係。畫紙也不是唯一可以畫畫的地方，新血小學校的其中一面牆，有跳舞的星星，快睡著的月亮，孩子不小心弄污了的一角，在畫家和台灣志工的帶領下，變成了一頭綠色的小象。

許多人在這裡，看到了掙扎生活的緬甸人，帶有很多種的眼光。但是，緬甸孩子卻是在邊境城市快速的經濟發展驅動，和祖國緬甸高壓艱困的夾縫中，無庸置疑地成爲弱勢的、沒有基礎教育、沒有足夠健康的、無聲的犧牲者。他們需要更多的了解，進一步的關懷，和一段恣意揮灑的兒時記憶。

泰緬邊境系列報導完 流離·尊嚴·生命樂章

美索鎮 (Mae Sot) 是泰緬邊境最大的貿易集散地。鎮上有許多流離移工組成的社區。所謂移工，普遍的定義是，因為經濟原因到另一國家尋找工作以求取生活所需。移工，基本上不包括政治迫害或內戰逃亡的難民。不過在泰緬邊境，要將移工界定在經濟範圍內並不容易。因為緬甸雖然在2004年5月召開制憲大會和少數民族尋求共識，與最大的反抗組織KNU也召開停火協商會議，但軍事獨裁政府利用性侵害做為種族清洗的手段，仍持續在各少數民族村莊上演，也因此，仍有許多少數民族透過各種途徑到泰國尋生存。

這些逃離的人沒有泰國工作證，不住難民營，沒有辦法得到非政府組織的資源，必須自謀生計。他們是移工，同時也是難民，只是住在營外。相較於難民沒有自由，他們擁有自由，卻隨時面臨警察騷擾、索賄。至於緬族移工，雖然沒有因為民族別不同而受到屠戮，但他們同樣為了躲避內戰而遠離家園，同樣因為緬甸經濟崩潰來到美索求生。此外，當甲良難民逃到泰國時，並不是所有的難民都住在泰國政府設置的安置所，有許多人躲藏混生在邊境與自己同族的泰鄉村中；其他族的人則在美索鎮郊形成不同於泰鄉村的移工聚落。

相對於隱匿在泰國少數民族的村莊內者，這些實際上無異於難民卻沒有住在難民營，而住在鎮上的流離百姓，在處境上可能更為弱勢。因為前者透過彼此文化與同族的情感，可以相互掩護，其子女仍有機會在不戳破真相的情形下，就讀村內學校。但後者，無法隱匿在村內，沒有合法工作證，沒有泰國身分證，若有，可能也是買來的，隨時面臨警察索賄或逮捕的風險。同時因為不住在難民營，各國NGO的資源不會投注在他們身上；他們在泰國，沒有合法工作證，故只能從事低下的勞務工作，領取低於泰國最低薪資水平的薪水；流離移工的孩子們也無法至公立學校接受教育。

根據一個並未在泰國立案的組織「緬甸移工教育委員會 (Burmese Migrant Worker Edu-

cation Committee, BMWEC)」的調查，在美索地區登記有案的學校約30間，從幼稚園到高中都有，學生人數超過3,000人。登記有案意指接受BMWEC或是緬甸難民計畫 (Burmese Refugee Camp Project, BRCP) 資助，因而在這兩個組織有紀錄名冊。因為移工多數為非法入境，各學校不可能成為官方登記的學校。

有許多學校並未接受上述兩組織的資助，而是接受其他組織不定時的小額捐款。更多學校只有學生家長微薄的捐助，以致多數學校老師沒有請領薪水，全憑對教育與孩子的關心而奉獻。

例如，在聯合國高級難民公署 (UNHCR) 辦公室對面的巷子裡，就有一間學校，名為學校，實際上只是一間大約6坪的破舊平房。共有35位學生，教授緬甸文、英文、泰文，以及基礎數學；3位老師都沒有薪水，下課後就住在學校內，學生都是附近的移工子女。

移工子女失學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教育欠缺將使這些孩童成為奴工的高危險群。

流離·尊嚴·生命樂章

在美索鎮這個泰緬邊境的貿易集散地，許多成衣廠、玉石加工廠、砂石場或紡織廠均聘用來自緬甸的流離移工，付給低於泰國最低薪資水平的薪水。移工們若在工廠打工，普遍由廠方集中管理。教育不足導致法律常識欠缺，加上非法身分，即使領取不合理薪資、工作超時，移工們也無法保護自己，爭取應有的權利。若起而爭取權益，工廠老闆也不在乎開除「鬧事群眾」，因為排隊等候進入工廠的移工太多。流



圖·文/趙中麒
(前TOPS海外志工/台灣大學社會系博士班)

生命樂章

離移工的子女雖在泰國出生，卻無法取得泰國身分證，因為在泰國出生，當然也沒有緬甸身分證。因為出生於流離，被迫成為無國家的民族。因為沒有身分，子女們只能在美索找工作。低教育水平，位於社會底層，曾經出現在他們父母輩的經歷，極有可能出現在他們身上。

然而，各國非政府組織的資源無法直接投注予移工及移工子女學校。因為組織是以難民營人道援助計畫在泰國登記，雖然有部分組織將計畫擴展至山區偏遠鄉村，但那是應泰國內政部之邀。畢竟，流離移工均是非法居留，且不住在難民營，在美索與緬甸之間來去，加上許多移工在美所生下第二代，凡此均對泰國政府造成管理上的困難。根據難民營的經驗，因為非政府組織的資源投注，營內的教育品質普遍高於營外組織並未投注資源的偏遠鄉村。若NGO公然投注資源，不僅為了追求更多工作機會，也為了子女較佳的教育機會，恐會變相鼓勵非法移工的遷入與居留。泰國政府也不會允許。

在流離下學會包容

過去，泰國與緬甸迭有疆界衝突。但近年，泰國欲與緬甸發展更友好的經貿關係，極有可能在兩、三年內遣返難民。依照目前的緬甸情勢，不難想像將會有許多難民再度越過湄河隱匿邊境。因為移工社區與移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遲早會被搬上檯面。移工彷彿血管內的紅血球般，是美索地區的經濟動源，泰國人不願意從事的低下工作



均由移工從事；泰緬邊境是一個多孔的邊境，緬甸移工在湄河兩岸來來去去以求生存。不論由人道角度或泰國的經濟角度，移工問題均是不可忽略的。

所幸，這個問題已逐漸受到各國組織的注意。已有許多組織雖然無法直接對移工學校進行人道援助，但已開始透過其他在地組織，將資源投注到難民營外的移工學校或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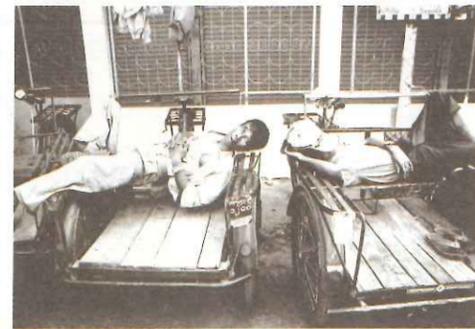
邊境地區的移工學校，絕大多數只是一間房子，可能是租來的，也可能是村民因為同族感情而免費提供；所有學生擠在這間房子內上課。所有年級的學生都在一間房子同時上課，若有某年級在唸甲良文，其他年級就要停下來，等該年級唸完才能繼續上課。當然，也有同一時間，各年級小朋友一起唸書的場景。

緬甸內戰是因為軍事政府壓迫各少數民族的獨立訴求所致。復因軍事成員均為緬族，使得緬境內其他各族對緬族多少存有不信任感。尤其是曾參與過反抗組織或

異議團體的成員。可是，來到泰國的移工，共同的流離背景，共同被廠方剝削的生命經驗，以及共同的低下社會位階，使得彼此可以跨過鴻溝而相互扶持。或許那是不得已的選擇，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就在這或許是不得已的選擇中，幾乎每間學校都包括了緬族、甲良族與穆斯林等移工子女。

在一所名為新血 (New Blood) 的學校裡，阿拉坎族的老師摩切 (化名) 說，學生的父母都是流離至泰國，在環境惡劣工廠討生活的移工，不時面對警察的騷擾與索賄；即使面對如此生存困境，也希望他們日後若回到緬甸，能成為建設緬甸的新血輪。另一位不願具名的甲良族老師則說，將近50年的內戰，彼此的仇恨應該停止了，不應該讓仇恨繼續留在下一代身上；即使學生們沒法回到緬甸，也希望學生們知道他們是任何社會的新血輪。

這位甲良老師曾經歷過家毀人亡，但對不同民族的寬容令人動容。或許，真正的寬容只



有在失去所有後才會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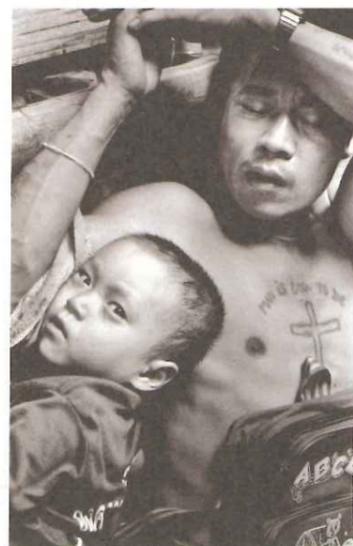
社會期待新血注入

「New Blood」，在醫學上意指溶血，生命垂

危，因而必須全面換血。不曉得那所學校的老師是否知道這個詞的醫學意義。可以確定的是，經過10多年內戰的緬甸，的確需要全面換血。他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緬甸或是未來可能的甲良國皆然。若任由仇恨繼續滋長，和平將永遠無法出現。New Blood學校的學生就像全新的血液，他們將帶給他們的故土新的希望，即使在未來，他們對故土的認知有所不同，即使實現這個希望會面對無法預期的困難。

從柬埔寨難民到緬甸難民；從泰境甲良人到流離移工，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從不因為種族或文化的差別而忽略他們。在人道之前，沒有任何的價值更高。過去，從事社會服務或人道援助工作的人，以及廣大的捐款大眾，一個普遍的觀念是，我們之所以服務對方，是因為人皆有惻隱之心。的確，哲學家羅素也曾告訴我們，年輕人應該要追求知識、愛情，以及對人類苦難懷抱無盡的悲憫。但是，處在邊緣，動盪在流離，仍堅持不懈的生命與尊嚴，或許才更應該是我們關心並從旁協助的原因。

邊緣中的生命，流離中的尊嚴。如果難民、高山民族與移工沿著泰緬界河交織出擁抱生命的樂章；如果人道是最終的價值，我們能



做的就是，用實際的人道行動表達我們對生命與尊嚴的敬意。(附註：本文曾發表於〈台灣立報〉，經作者同意後刊載)

海外志工的成長與分享

泰緬邊界當教育志工教學相長

文／藍仲偉 (TOPS專案企劃)

「看見不足，才更懂得珍惜」！東華大學運動與休閒系陳怡靜老師帶領九位該系三年級的學生，利用寒假遠赴泰緬邊界城鎮美索等地，提供來自緬甸的少數民族「甲良族」教育志工服務。雖然服務時間只有半個月，同學們卻在箇中學習、自我成長，獲益匪淺。

在TOPS駐泰領隊賴樹盛 (Sam) 的安排下，東華師生前往泰國北部偏遠山區部落及美索鎮郊緬甸移工學校 (migrant school) 進行創意與樂趣化的教學演示；除此之外，也以「探索體驗教育」與「活動設計」等專業知識，於返台前針對TOPS及TBCAF的工作人員舉辦教學設計啟發與創造的工作坊。

同學們說，這趟志工之旅終生難忘，因為看到了不同於普吉島等觀光勝地的泰國，那裡有著從緬甸到泰國打工的合法移工族，甚至還有逃離緬甸，整日擔心被逮捕遣返的非法移工。特別是那些非法移工，無論子女教育、工作權都沒有保障，更需要國際人道關懷、協助。

半個月的服務期程，著實對志工團隊帶來了許多的衝擊與挑戰，但同時也有許多成長與感動。衝擊的是，平時習慣了富裕、幸福的台灣，在實際身處於貧窮流離、資源不足的環境中，心理及生理上的不適應；挑戰的是，教學上語言的溝通困難，要如何正確地將訊息傳遞、克服語言上的障礙；成長的是，透過國際事務的參與，讓自己可以在全球化的時代，善盡世界公民的義務，用自身的作為替他人提供實際的幫助；感動的是，不論服務過程多麼辛苦，總是感受到被服務者的熱情回饋與良善的對待行為，瞭解到「分享比擁有更難得，懂得分享才懂得珍惜」！

TOPS駐泰領隊賴樹盛告訴同學們，「別以為半個月的服務能為難民帶來多少改變，重要的是自己能從中學到多少。」參與海外志工服務的同學們經過這半個月的洗禮，咸認本次活動是一次意義非凡的旅程，讓每一位參與者更懂得珍惜與服務的真諦，也都體認出「雖然過程看似都在付出，但是收穫與成長最多的其實還是我們自己」！

說已經跨出了很大一步。忘了誰說過，對他們來說英文同樣也是外語，也害怕溝通，但如果不嘗試又怎麼知道其實自己是可以的，我想這句話也適用於決定加入此行

遇見人生的 另一種可能

文／蔡崇中
(TOPS自費志工)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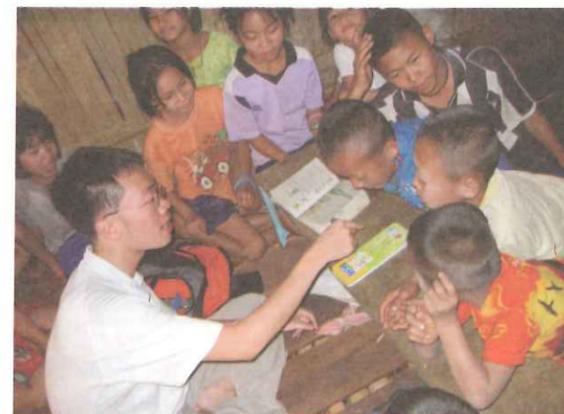
群像如幽靈般的臉孔

似濕黑枝幹上的花瓣

Ezra Pound的這首短詩“巴黎地下鐵某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很能反映台灣在我腦海裡的蒼白氣息。台灣，自由主義的天堂，工作時數世界第一，沒有一天的報紙找不到「競爭力」三個字。社會眾聲喧嘩，我卻聽不見異質的聲音，這令我很困惑，難道我真的沒有選擇嗎？傾聽過自己內心的答案後，剛退伍的我決定在進入研究所深造前，先至泰緬邊境擔任三個月的義工。

遠在前來泰國美索之前，我就知道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這個組織了，於是行前特地與駐泰領隊Sam聯繫請教，得到不少實用的指點。尤其該感激的是，因為我來泰國的時間點不湊巧，剛好碰上當地學校的長假，使打算當教育義工的我有些沮喪，幸好TOPS安排我前往Moemakha緬甸孩童育幼園，讓我這趟來得踏實許多。

TOPS的服務範圍包括難民營、泰鄉村與Moemakha所屬的緬甸移工社區，這所學校的老師學生都是來自緬甸的印度裔穆斯林。



TOPS志工蔡崇中熱心自費前往泰緬邊境教小朋友習字。

Moemakha是指緬甸一種高大濃蔭的樹，想必是取它可靠、值得依賴的意思。移工學校因未被納入泰國的法律之內，算是私塾一社區自行經營的非正式教育，且孩童父母多為來泰國討生活的非法外勞，所以除了教育資源的欠缺外，還得承受來自官方的壓力。

在我到Moemakha的前兩天，學校的娃娃車司機才被泰國警察帶走，而所稱的娃娃校車不過是台老舊摩托車拼裝起的三輪車，上下學時總是塞滿了20多位小小孩，看似有趣卻也危險的很。事實上，因為我只能申請到觀光簽證，或許我在這裡從事義工服務也是有風險的。

讀大學時我曾加入服務性社團，為育幼院童進行課業輔導、引領活動，所以和小孩互動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比較傷腦筋的是語言不通的問題，因為即便是學校老師，所懂的英文也

有限，但換個角度來想，語言無法溝通卻讓我嘗試更同理地與孩子站在一起。

在課程與遊戲進行的過程中，當地教師為掌握秩序會不斷下口令，往往一不小心就會轉成不必要的嘶吼和管教。當我只能默默坐在孩子旁邊時，愈發地覺得貫徹大人先設計流程不該是第一順位的考量，尤其育幼院學生的年齡層不過是三到六歲而已，因此看到大人們為加強掌控力而動用藤條體罰時，我心裡是很不贊成的，但應該是理念與技巧的欠缺所導致的吧，而這也是TOPS舉辦師訓所努力的方向。



足，不論對朋友家人或是環境；對於台灣，我也希望這趟旅程能讓多一些的人了解自己是多麼幸福且是有餘力為其他人做些什



出走外地 走出自己

回到台灣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想起在泰緬邊境的點滴讓人覺得好似是一場夢，回來後我開始著手整理影片，很多畫面浮上心頭。我想到旅行前的不安



東華學生志工與甲良小朋友合影。

和不确定，印象中當學長為我們介紹邊境當地的歷史背景時，讓我感到很不可思議的是現今緬甸當地依舊烽火連天、而邊境有著數萬名難民和流離失所毫無國籍的小孩，當時的我下定決心要到當地去好好幫助他們；但區區大學生的我真體驗過才明白當地志工說的「其實到另一個地方去或是當志工，重點不是你幫助他們什麼，而是自己得到什麼」，現實面來說，我們無法給他們充沛的物質幫助，而短暫物資援助也是只治標不至本的方法，所以TOPS(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存在並著手推行當地的兒童教育，在一開始的見面會，有經驗的志工一直提醒著我們「試著找到內心那最深處的自己、認清自己」，其實這才是實質上的目的吧！到外地出走，其實是要找出自己！

一開始的見面會，TOPS駐泰領隊問我們覺得什麼是教育？什麼是溝通？大家提出的想法不盡相同但有默契似的涵蓋了很多面向，這讓我認真比較台灣教育和當地的不同；當地泰鄉村的小孩接受的資訊不比都市、台灣多，但他們每個人的求知慾很強，也很謙虛、認真、專心，學習的態度遠遠比台灣的小孩好很多，因此身為老師的我樂此不疲、想傾囊而出的教。且他們的思考邏輯之快讓我們很驚訝，一些繩索益智遊戲只需短短的時間便解答出來；不知是否與接受的環境體制有關，山上的孩子就像山中的空氣一般那麼自然不受拘束。此外，還接觸了三所當地的緬甸移工小孩學校，座落在MeaSot鎮上的隱蔽處進行著教育，老師沒有教師資格而學生則是沒有身分，對於這群小孩一開始自己抱著很多同情的態度，不免邊上課邊想著他們都還不知道未來，說不定明天就見不著某一位同學了，但似乎只能趁有機會再讓他們多學習一些了。小孩們相對部落較機靈、活



在志工的帶領下小朋友快樂地遊戲成長。

潑，甚至較同齡為成熟，有一些頑皮依賴性也較強，學習上沒有部落那麼專注，不過反應很快。相較於台灣的我們，筆記本真能片刻不離手的有多少學生？每堂課都能認真聽講的又有多少？

教學中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溝通，孩子懂的英文單字不多，與當地老師英文溝通也有障礙，我們只能瘋狂的比手畫腳和表情示意，要不就請他們跟著我們做，不過真的覺得「微笑無國界」和「只要用心傳達對方一定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意」，雖然語言不通，但我知道孩子們與我們互動時是欣悅的、與我們分享時是真誠的、與我們道別時是不捨的，我們彼此感受著相互的感受，不僅是孩子，當地的村民、老師以及TOPS的工作夥伴皆是。一開始很害怕的英語溝通，這趟旅程讓我磨了不少經驗，起初不敢與當地工作人員交談的我，漸漸變的喜歡與他們談天起來，雖然頂著一口的破英文，也只能天南地北的問問年齡、談談天氣，但對我來



東華學生志工擁抱甲良小朋友。

只要肯去嘗試！此外，因為發現形成了不少態度上的改變，不再只是一隻活在台灣的井底之蛙了，增加了國際觀，矯正了一些自己對外籍勞工的不良印象和態度，正企圖改善自己的學習態度，而要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並知

的我吧！

這也是我首次踏出中華民國領土，這趟旅程我最大的收穫是「發現」，發現原來世界上相較自己貧苦的人不在少數，甚至還飽受著戰火之苦，發現原來一個擁有國家國籍對一些人來說並不是信手拈來，發現原來受教育對許多小朋友來說並不是基本權利義務，發現原來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水平都是緊緊相扣的，發現原來有這麼多默默付出的志工做著微小卻意義遠大的事，發現原來國外的世界和台灣有著許多相似與不同，發現其實自己是一個多麼幸福的人，發現小小力量說不定真的可以改變這諾大環境的，



TOPS工作人員暨東華學生志工合影。

麼的，許多偉大的事情完成都是靠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不是嗎？雖說自己並沒有完成什麼豐功偉業，但是我深信努力和專注投入一定沒有事是不成的。

旅程中，月娘一路伴著我們，從一開始的上弦月變化至半圓一直到我們離開時美輪美奐的一輪滿月，我與此行的同伴產生了革命情感，教學時大家相互幫忙，生活上相互照應；和當地工作人員交流遊戲，也讓我難忘懷，都有著訴不盡的感謝，雖說僅短短數十日相處，對彼此都存在著不同的意義吧！我不確定是否找到了內心最深處的自己，但我確信自己變的更為成熟且多元，並認真的面對自己的陋習懶惰，這趟旅程會成我日後一個持續鼓舞著我的動機，或許因此推著我完成了更多事也不一定，不過我會將那些單詞構成的畫面、畫面組成的片段、片段也伴著我的思念，這一切好好的掛在心上。每當我想起MeaSot鎮，我便會想起那裡的月亮，衷心但願在同一片月光映照下的人可以一直安好、健康。



東華學生志工利用圖卡及肢體進行英文教學。

擁有更多的財富。另外，他們樂於分享學習的態度讓我欣賞，當地孩子會希望自己會夥伴們也會，與台灣學生們顯自己的態度天壤之別。

結束這歡樂的山野生活，下星期我們前往三間移工小學，雖然這些學校都是由緬甸移工的孩子組成，可是給我的感受卻是不盡相同。且我將移工學校和部落小學與台灣小學來做比較，這之間的差異跟城鄉差距有著密切的關係，孩子們隨著接觸的事物較廣，雖然想法不一定會比較多元，但是會產生比較自我的觀念，開始擁有自己的意見，相對地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從活動帶領者的腳色來看，部落小學的孩子最容易接受任何的教育方式，而台灣小孩會最挑剔。兩方面都有其優缺點，沒有絕對的好壞。

這趟旅程的另外的意義就是觀察中學習成長，自己平常就喜愛靜靜觀察週遭的事物，因為我喜歡依照自己觀察的來做猜測，往往會透過這樣來滿足自我。可是這次觀察的點不太相同，因為我要從中找出些差異性，但自己卻很容易將事情合理化，又或許是自己的歷練不夠豐富，常常找不著所要關注的點，儘管學長提供了幾個線索，可是還是摸不著那個關鍵處，使得回到台灣還是感覺自己如同做夢，或許自己還是只能當普通的觀光客。不過這也是種刺激，下次的探訪外地會做好更完善的準備，而準備的充足是在於內在的充實，希望自己下次能夠抓的夠多夠緊。

旅行的意義在踏入不同環境時產生，有可能發酵在心中，亦可能只發展在表面，都值得珍惜。而我在美索獲得的是真實的感覺，是現今台灣慢慢失去的，踏實地擁抱自己的一切。

TOPS

衝擊 · 成長 · 珍惜

文 / 東華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臧啟正

受招待與期待晚間的晚會。山上的晚會就像當地環境，一樣的自然，讓大家自然地投入其中，泰國Team與台灣Team輪流即性表演，不用任何的彩排，精采的演出就是我們的投入，大家都玩的很開心。快樂時光過後接連三天就是考驗我們的時刻，要將我們準備的教案實行，克服語言的障礙達到目標。

三天的相處時光，無論是課堂或孩子玩遊戲，都會感受到他們的求知慾強烈與頭腦靈活，許多當初我們當初苦思才解答的遊戲，他們卻很自然反應出答案，讓每個人都相當訝異，頓時角色交換。想想自己從小到大，不斷地接收台灣的制式化教育，其實腦袋都有點定型，思考的角度有些被限制，會遵循既定的方式來找答案，而忘記創造新的觀點來看待，使自己沉溺於問題中，這又讓我想到冷笑話的產生，其實這類型的笑話不就是換了個觀點看事情，或許有時候就需要這樣的刺激。然而求知慾更是讓我感到慚愧，山中的孩子們是渴望學習的機會，而自己卻是將機會捨棄，浪費學校的資源甚至荒廢補習的時間，這些都讓我反省，不該抱怨機會不夠，跟他們比起來自己



東華學生志工賣力地帶動教學。

學前兒童發展計畫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Program-ECD)

幼教訓練師工作坊

12-14/03 舉辦幼兒教師訓練，共有44位來自各難民營與緬甸社區訓練師參加。此次訓練的目的除了提供新的教學技巧與知識之外，也希望藉由難民營與緬甸貧童學校的教師相互交流，能有關於學前兒童發展的更多經驗分享。

兩天的教師訓練的主要目標是針對3-6歲的孩童為主題的早期發展概念教授，工作坊主要的內容為：兒童發展概念，身心發展，創意遊戲和肢體動作歌曲等。也強調各項幼兒發展的連續性以及可能形成的影響，鼓勵教師給予孩子們更多的機會表達各式各樣的創意，老師與孩子啟發更適宜的遊戲。

ECD學前兒童發展會議

15-16/03 舉辦為期兩天的學前兒童發展國際會議，與會者包含來自泰國邊境等地的相關教育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曼谷代表，及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署Maesot駐地代表等。並包含其他共同參與教育議題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共計有75位與會者。

兩天的會議舉辦的相當順利，全程並以緬甸語、英語、甲良語同時進行，與會者表示早期兒童發展的相關議題正在被大眾了解與重視，此次會議的舉行也代表TOPS在泰國邊境上努力規劃、希望藉由此會議能夠喚起大眾更多關注，和對與兒童發展相關議題的意識。

MaeLa難民營

13/02 於4號幼兒園召開家長代表大會，主要議題為鼓勵和指導家長參與孩童活動，尤其是讓兒童透過玩耍中學習，並注意兒童玩耍時的安全問題。下午，舉辦訓練員與幼兒園負責人會議，討論各校之問題與處理方式，並共同規劃營內師資訓練工作坊內容。

19-21/03 為期三天的幼教師資訓練工作坊分別在MaeLa營的三個分區舉行。此次訓練

主要的內容，是3-6歲的兒童發展，加上其他創意遊戲與肢體表達的歌曲。三個分區共計有287位教師參與此次訓練，其中包含新進幼教老師。老師在工作坊結束後表示：「舉辦幼教工作坊對於老師而言相當具有實用性，也對於孩子很有助益。」，三、四月的教師津貼補助也在訓練結束之後發放給老師。

20/04 TOPS工作人員在4號幼兒園召開工作會議。議題主要包括替補之新訓練員和教師，規劃新學年度之行事曆，以及討論如何改善ECD計畫等。此外，提供一批美勞用具、參考書本、教材紙板等給22所幼兒園。

Umpiem難民營

20/02 於甲良婦女會辦公室舉辦工作月會，並發放兒童布偶與球類玩具一批，討論各幼兒園經營狀況，並討論3月份之針對兒童身心發展主題規劃之訓練工作坊與會議內容。

19-21/03 為期三天的幼教師資訓練工作坊分別在營的兩個分區舉行。此次訓練主要的內容如MaeLa營，是3-6歲的兒童發展，加上其他創意遊戲與肢體表達的歌曲。共有85位教師參與此次訓練，其中包含新進幼教老師、家長。許多老師表示舉辦幼教工作坊對於老師和孩子都很有幫助。三、四月的教師津貼補助也在訓練結束之後發放給老師。

27/04 在KWO辦公室召開工作會議。議題包括替補之新教師，規劃新學年度之活動內容，

以及討論如何改善ECD計畫等。同時，提供一批美勞用具、教材紙板和建築粉刷用品等給9所幼兒園。

NuPo難民營

19-21/03 舉行為期三天的幼教師資訓練工作坊。訓練主要的內容，和MaeLa及Umpiem營相同。共計有75位教師參與此次訓練，其中包含新進幼教老師。老師表示很開心能夠參與這樣的工作坊，也有很多收穫和分享。三、四月的教師津貼補助也在訓練結束之後發放給老

師。確認離職教師與替補教師之情形

2.緬甸貧童助學方案 (Burmese Migrant Children Education Project)

· 工作人員本月陸續參加了Tlarokla、Sky-blue、Goodmorning、Bwekka等緬甸小學校的學期結業式，並與校務人員討論下學期的各項活動大綱。



TOPS所舉辦ECD學前兒童發展會議場景。

育組織舉辦之緬甸移工學童教育相關會議，會中討論泰國教育廳對於緬甸小學校的態度，及可能的採取的各項規範；各NGOs也表達了各自的工作意見。

· TOPS提供經費補助Raykawtoo小學校的校舍整修。另外尚有數間學校在暑期假期間將會進行之前與

TOPS一起規劃的校舍整修動作。因此本專案之第二期款項，希望台北能予以核發，以利工作同仁進行學校整修工作。

3.工作人員業務

· ECD會議和幼教老師訓練工作坊的事前規劃、各項流程、各項議程內容，及行政後勤工作、清點各營廚房用具、準備每月行程、撰寫月報告、老師服務津貼、參與家長會、行政資料歸檔、製作甲良文與緬甸文版之學前兒童發展月報等。

4.困難與挑戰

由於其他合作機構之經費尚未確定，因此MaeLa營和Umpiem營20多所幼兒園建築更新將面臨缺乏建材和經費來執行，TOPS將持續瞭解並尋求協助之道。

5.近期計畫

· 準備五月份辦理緬甸學校幼教師資訓練工作坊，以及泰國鄉村部落學校師資訓練工作坊。

· ECD手冊第3、4、5冊的規劃與資料蒐集製作。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泰國工作隊 96年2、3、4月份 工作紀實

師。

1.各營教師會議與事務工作

各項議題如下：

- 匯集營養午餐菜單紀錄表並討論如何改善午餐辦理
- 討論分享各校之本月份教學辦學活動
- 發放三、四月份的教師津貼

· 工作人員至小學校Mawtawlu訪視，日前其社區遭泰國警察搜捕驅離，並損壞多所居民房屋，工作人員與社區和學校教師討論，進行狀況了解。

· 至10所緬甸貧童學校發放每月之教師津貼，並由各校負責人造冊簽發。

· TOPS工作同仁參加泰國教育廳和世界教

泰鄉村發展計畫

(Thai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TCD)

園辦理營養午餐，並贈與肥皂毛巾牙刷牙膏等用品給兒童，以改善兒童個人衛生習慣，並確保健康成長。此外，同村民開會討論在幼兒園種植菜圃以提供當地食材來源。

· TOPS工作人員著手編撰教師手冊，以推廣在地文化教案的設計和教學，主題包括自然資源、傳統文化、生活習俗、永續發展等面向，此手冊並獲得UNDP小額捐助印製。計畫將在9所山區部落學校推展試用，並在一學期後舉辦工作坊收集更完整的資料，以改善內容和推行方式，進



幼教師訓練工作坊場景——泰國訓練。

置，不但累積起更豐富的實務經驗，同時此方案也獲得聯合國發展署UNDP小型贊助款購置硬體材料。

· TOPS工作人員與BGET(邊境綠色能源團隊)共同合作，於3月5-6、20-23日前往Mor Te Ta部落，進行上月竣工之小型水力發電裝置的後續整修工作，並與社區持續討論參與興建和維護管理等事宜。

· TOPS工作人員參與Mae Ta Waw部落由公部門發起的「捐米送愛心運動make merit for offering Rice campaign」，此活動主要為部落的傷殘人士、喪偶等老弱婦孺、及窮困缺乏機會參與的定廢棄舊



TOPS所舉辦幼教師訓練工作坊場景。

在Thasongyang縣10個偏遠村落協助基礎教育工作，並且辦理高等教育獎助方案，每年共有450位少數民族孩童受惠，以及在各偏遠鄉村推動社區發展方案。

1.基礎教育協助方案

· TOPS工作人員至Sokaekla部落小

Table with 5 columns: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Lists names and donation amounts.

且協助安排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的學生前往提供志願服務, 協助幫忙修整幼兒教室, 也與學校教師帶給小朋友許多活動, 給部落孩子假期中一個美好的夏令營。

· 工作人員至Moo 7幼兒學校, 除視察學校情況之外並確定規劃中的圍籬整修時程, 同時與社區討論, 以避免雨季來臨時可能帶給孩子上學時的泥濘與不便。

· 協助Phra Porn學生宿舍的運作, 提供28位來自及偏遠村落的學生至鎮上就讀求學, 並提供宿舍的食材補助和日常學習津貼。

· TOPS工作人員前往Krekee和Ewijo部落學校, 視察教學情況並督導學校規劃進行下學年度的招生事宜。其學校的6年級畢業生部分將於新學期開始至外地各校進行後續的學習, 部分至外地將參與技職教育課程。

· 發放米糧魚乾等食材一批給Lay ko幼兒



幼兒教師訓練工作坊場景——教案討論設計。

期望讓孩童能夠更貼近在地文化資源的學習環境, 以達到在地傳統的理解運用和創造性的思考能力。

2. 高等教育獎助方案

· 接受就學獎助的Pa Dey宿舍11位學生, 學習與生活狀況一切良好。學生利用空閒時間, 練習電腦的應用與英語等技能, 並且種植小型蔬菜果園。3月15日之後假期開始, 所有宿舍的學生均回到村落裡與家裡團聚。

3. 偏遠地區服務方案

· TOPS工作人員與BGET(邊境綠色能源團隊)共同合作, 於2月1-10日前往Mor Te Ta部落, 盡型小型水力發電裝置之興建工作, 並與社區討論參與興建和維護管理事宜, 整個興建工程已於2月中旬順利完工, 並成功地提供電力供部落小學日常生活照明所需。此方案已為工作團隊透過協力合作方式, 順利完成第5座村落式小型水力發電裝

需。TOPS資助大袋白米, 與公部門一同支持公益活動。

· 至Panoipu部落調查家戶式太陽能發電系統使用情況, 並至Maeway部落評估未來設置小型水力發電之計畫。

4. 近期計畫

· 規劃並舉辦泰鄉村部落教師訓練工作坊。
· 巡視水力發電裝置運作情形。
· 視察督導偏遠部落小學之開學事宜, 並發放所需米糧文具等。

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 領隊賴樹盛召開TOPS工作月會, 除例行性行政事務報告之外, 檢討學前兒童發展會議與訓練工作坊之執行內容和改善, 並共同規劃未來之工作計畫。

· 領隊賴樹盛參加3月26日泰國內政部舉辦與各非政府組織之工作會議, 會中除各單位的事務報告, 也討論近日各項進行中的議題。



共築泰緬邊境部落小學。

許給孩子一個彩色童年

只要300元

可以~幫他上學; 可以~許他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由於您的慷慨解囊, 在泰緬邊境偏遠的山區部落, 多數的孩子們有了上學的機會。

或許 只有簡陋的學習空間, 或許 午餐的菜色並不豐盛,

但是TOPS長期以來的努力, 終於漸漸的生根、萌芽.....

這份跨越國界的愛心, 也化成了甲良孩童們臉上的笑容, 悄悄的改變了孩子們的未來.....

教育需要完善的長期計畫, 有了您每月300元的幫助, 將延續TOPS多年來努力的成果, 讓我們可以做的更多、更好; 也可以讓甲良孩童們擁有一個快樂學習的環境與機會!

信用卡捐款:

捐款單請至TOPS網頁下載 http://www.cahr.org.tw/tops.asp 或來電: (02)3393-6900索取, 填寫傳真至(02)2395-7399

劃撥捐款:

劃撥帳號: 18501135 劃撥帳戶: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洽詢專線: (02)3393-6900#28 莊小姐

